

東家子滄螺集

下

東家子論學錄

下

滄螺集卷第三

國子司業江陰孫 大雅

記七首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杞菊軒記

大雅堂記

墨竹記

長嘯軒記

東郊草堂記

空谷先生墓磚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邑有學學有廟禮也僨於兵時也僨而興不

書常也興而侈美於前書乎不書懼弗勸也
按姑孰縣三當塗故贅劇治不與他等更
事殷教弛俗窳浸爲當然今 聖天子興一
四海綏萬邦越四年大論官臣儒育材臣學
而宣上德意者猶號二臣爲艱明年冬永平
王公俊屬宰是邑下車之初首登進其民問
學所在皆謝不知問左右吏吏相顧愕貽謝
亦如之公曰民不知學焉能知方乃薈蠹扶
貪昭臣不貳未幾又示臣不偏朞年民恬於

化公曰可矣則召父老端笏齋心而令曰嘻
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臣乎曰
有知君_二臣_二父_二子_二所從來乎曰不知
也公起立曰手加額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
猶天也天可忘乎吾嘗愛仰敬畏如父母神
明日月雷霆也人不知有父母神明日月雷
霆則狂愚瞽瞍而已今使若等去狂愚瞽瞍
曰服聖人之教可乎衆曰諾敢不唯命於是
卜吉日率父老子弟距行皆門不百武擇地

之隙辨方正位鳩工庀材易湫隘濬深以爲
亢爽得畝若干禮殿論堂門廡齋庖以次畢
興繚池以垣飲射以圃像先師之容秩先賢
之位丹漆黝堊金碧斧藻巍然煥然巖密堅
緻雖數世封君之居有弗能加又剡致郡士
爲師以主之生徒全集弦誦之聲達曙歷再
稔而廟與學俱成集邦人士殿謁行釋菜禮
民圍觀之嘖未曾有會 詔郡縣立鄉學置
弟子員髫年齒稚左提右挈民歡趨之籍入

凡千人不踰月冠帶踉蹌顛昂儼雅而學與
教俱新君子謂其若有相者於戲爲之難易
在人成之難易在天使爲有不盡其難則成
固不獲其易爲於人若此成於天若彼書曰
是勸來者宜哉公字用章精敏廉勤事元大
小談笑揮之吏畏民服學校其一也是役也
計公之俸幾半入學教諭吳昭訓導劉會李
炳實左右之里士于子中則經營之學舊在
行宮門外洪武庚戌始改卜此其地蓋宋之

尉司云

杞鞠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
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既字其楣又屬爲之
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則今之
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藺之爲紫鞠瞿麥之
爲大鞠旋覆蓼之爲艾鞠信皆以鞠而雜餌
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真鞠延年
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美

作羹其粿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
自天隨子掇以供栢桉而二物始賢然其味
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厨索然
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
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
不幸而不見賞於賢士君子即猩唇豹胎味
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况杞鞠而
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惠
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

操其予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
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
無賢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
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
今復推其嗜好廁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
所同益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
誦杞鞠賤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
方嘗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
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

之記先生名大季字昌齡

大雅堂記

至正□□冬浙省左丞蔣公之居吳也作堂於私第之西名之曰大雅堂且徵記其說余惟六經所以爲文者如日月之光華星辰之錯列山嶽河海之流峙煙雲艸木之變化未嘗有意於文而天下之文卒無以加所謂文之至也而三百篇又文之至焉書之政事易之陰陽禮之名物皆稊之褒貶非不足於文

然出於口形於聲協於律呂宣之金石動天地感鬼神皆未若詩之微且奧也而其體之大小言之淺深又君子小人之老因是辨焉今公以碩大光明之器英偉卓越之才致位通顯爲時名卿德之見乎設施文之著於事業旣已无媿於昔人而燕閒之清論思之暇名其堂曰大雅者是豈无其故與蓋嘗竊窺三代之作人矣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

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是以德
業之成不至聖賢不止今已矣獨有觴豆劔
鼎之銘以警朝夕然而秦漢以還鼎彝之銘
金石之固則已鑠於鑪錘蕩爲冷風故其一
舉足一矚目惕然以謹其思慙然以致其守
於是始有宮室門閭之銘以存戒飭蓋庶幾
乎三代之邇烈也然公之堂不琢不礲其質
素其制樸固非斯名不足以美斯堂而斯堂
之義自非公亦烏足以稱情也哉昔周盛時

君臣之間一心同德非有弊也然猶採詩以
觀民俗以考政事而謂之風風之言諷也不
肆於官師不列於藝事不訐不訕幾諫而婉
譬風之感物而不自知其物之感此庶人之
事上也惟大臣則不然當朝會大享之時君
之於臣不特聞其政也欲尋其言不特尋其
言也欲觀其志故詩至於大雅則其音節之
簡陳義之高不佞不諛无抑揚揣切之微有
直道正言之易所以爲大臣事君之忠也與

然則義旣於斯者豈非公位則大臣也言則大雅也苟以爲不若是者有如此堂也不然不藻其枕不礪其櫜徒以是爲大雅而記斯堂吾思非公之志也余嘗獲登公之堂觀大雅抑之戒聆大雅琴之操而言其志之審矣乃退而陳其直致之辭以發斯堂之義云

墨竹記

嘉禾吳鎮仲珪善畫山水竹木臻極妙品其高不下許道寧文与可与可以竹掩其畫仲

珪以畫掩其竹近世畫出吳中趙文敏父子
外仲珪其流亞也仲珪於畫世无貶議惟論
墨竹或訾其有酸餽氣仲珪爲人抗簡孤潔
高自標表號梅癯道人從其畀畫雖勢力不
能奪惟以佳紙筆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
就几隨所欲爲乃可得也故仲珪於絹素畫
絕少余畱秀州三季遍訪士大夫家徵其筆
蹟蔑有存者然則更後百季知好其畫復當
幾人邪至正甲辰夏余爰張君翔南持其族

人玄輅所藏墨竹示余曰君嘗嗜仲珪畫願
為記之余觀仲珪隱者也其趣適常在山巖
林薄之下故其筆類有幽遠閒放之情殊乏
賢游子弟之氣議者少之其以此乎且世賴
筆墨以傳者非一物而竹之可傳豈以聲色
臭味為足嗜與若是則幽遠閒放自其竹之
性耳今使人指其畫曰是有山僧道人之氣
則仲珪於竹豈得其天者顧欲以是非之可
乎渭川千畝多如蓬麻其挺然脩拔郁然茂